

淡軒稿

星



淡軒先生文集卷第七

湖廣岳州府同知孫希範刻于岳陽公署

南京大理寺左寺正曾孫炳章重刻于金

陵公署

序

送劉知縣之任莆田序

上以天下縣令用京官所舉者或匪其人廼

命吏部以進士爲之重親民選賢德也進士劉
君求素得令於莆或曰邑大難治也余應之曰

夫莆叢爾處乎閩嶠之窮田多墾山築海爲膏
沃者不能三之一農艱於畊然以阻山阻嶺舟
楫不通而無轉運之勞故賦稅之輸亦不至於
後時民懷耻畏威囂訟之數不造縣庭士比屋
業儒自昔以海濱鄒魯稱歷唐而宋公卿相望
去今雖遠而儒風藹然若存閩屬邑五十而易
治莫莆若也後世來令是邑以能稱者非無其
人智者恃其明而不知先之以仁才者逞其能
而不知本之以德勇者肆其猛而不知濟之以

寬雖欲平其政而政日以煩雖欲安其民而民
日以擾益有不知令無善治之實而反以難治
誣吾邑也今以劉君爲之不難而易也審矣劉
爲安成鉅宗世承儒業家庭之內父父子兄
兄弟弟出而仕者皆清介忠謹足以表儀縉紳
退而處者皆寬厚謙恭足以敦勸里俗君濡染
有自邃經術敦豈弟有古君子風茲其往也惟
以飭厥躬者飭厥政以理於家者理於官以慈
乎幼者慈乎民益有不假法令之施不待黻威

之出而民無不治矣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君之謂歟君於政暇尚其明經術以淑士類敦禮義以淑人心俾鄒魯之風益振則其善治直可與古循良並稱矣又何患乎難治之有客唯唯而退適莆仕于京者持軸請言以贈余因以語客者書之以明莆之易治且以慶莆人之幸云

送增城令謹君之官序

馬在肆非伯樂之顧奚知其爲千里之材王

璞非卞和之獻莫知其爲連城之寶士之負卓
異之才者非當路之明拔而薦之殆將碌碌與
庸衆伍曷克顯於時以寃所蘊哉奉新謚君孟
詢以邑庠生陞國學種學績文以古道自勵簡
默謙和精明縝密持已介而待人也誠制事果
而爲慮也周益學之成行之脩而不汲汲於進
取者也六館之士莫不帖匕敬服然莫或能薦
之者通政呂公其同庠也且爲同道之師友相
知爲最悉屢欲具其才希卓匕者言於當路然

以國學生進有常資不臬今年夏上下擇縣令
詔誥薦國學生之賢者通政公即疏孟珣之賢
以聞上擢爲東廣之增城令所與交遊者皆喜
其知遇於其行也各賦詩爲別屬余言弁於首
余惟君子之仕也不患爵秩之弗崇惟患其學
之弗充不患聲譽之弗彰惟患其德之弗臧苟
有卓越之才雖或淹滯一時豈終晦也哉譬猶
良馬美玉世有伯樂卞和必不老於肆終於櫝
而已也夫令古子男爵也有百里民社之寄俗

之淳漓民之休戚皆於令焉係其職不爲不重
矣騁超逸之足振圭璋之譽俾無負伯樂卞和
之知在斯舉也雖然百里非大賢之路以孟珣
之才之美茲特小試焉耳異日當齊騏驥而貢
天閑列璠璣而薦宗廟余尚拭目以俟較過

送葉大尹復任湘潭序

余聞楚之善爲邑者邵陽令何侯某湘潭令葉
侯某二人而已第未得其政績之詳焉今年夏
葉侯以考績來京既書上最將復任刑科給事

中湘鄉李公某來告予曰湘潭於吾邑相距百
里許葉侯之善政吾以省親還道過其邑故知
其詳侯浙之慈溪人以胄監生來令湘潭初謁
告城隍見廟中以帛製爲旛書邑民姓名於上
問諸守廟者則曰邑民有請福果應則以此賽
所願侯曰神所以默相乎令以保佑乎民者也
民所爲善惡則禍福以之若因其請而後福之
是私也愚民何其惑甚且厚誣吾神乎即命徹
而焚之止民無以私禱而褻於神又邑治內有

主神祠二諸吏卒皆言邑之官僚事有誑誤求
之則免不爾則禍患立見侯曰孔子曰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是亦非所當祀宜亟毀之至於學
宮山川社稷二壇及祀典所載之祠祀者葺之
故者新之邑有淫祠能惑民者除之且是邑濱
大河路當交廣要衝百貨所萃凡中官部使上
司往來者皆欲邑官以物爲贄否則以他事訶
譴之贄皆出於民故民日以困爲令無愛民之
心者亦欲於此以譎上官莫敢或與之抗甚者

之藉此厚歛於民以私於己侯下車聞之惻然
召其民而告之曰財者民之命也財竭則民困
矣我

國家輕徭薄賦所以寬恤吾民也至矣而今而
後凡貢賦有常額者吾民皆當如期輸納其勿
稽違彼訶譴將何有於我哉民翕然順從上官
知其不可撓咸嘉其能不復以私怒焉三載間
門無私謁吏不敢肆其奸民之困者以甦流者
以復貧者以富雖歲饑饉相仍而國賦以充仰

事俯育以足其所以能若是者皆由乎有愛民之誠心而又知爲政之大體焉耳第愧吾職卑不能薦之於上以守一郡藩一方俾惠政之及民者廣姑請一言以贈庶以表余之私抑且以爲爲邑者勸余惟

聖天子孜孜簡賢守令以安養天下元元使爲令者皆若葉侯其民風之歸於熙皞也何有稽於古爲邑者有一於此傳循吏者必表而出之今侯之善政皆古之所可書著余雖不文庸次

第李公之言書以歸之俾他日傳循吏者有所
采焉若夫推賢讓能

朝廷大臣之事侯亦安於所遇而已

慶景寧邑宰楊君序

邑有令有丞有簿又有幕也其秩雖有崇卑受
天子命以子百里之民其職則均也苟能以愛
民爲心則民心歸之曷嘗以秩之崇卑而異視
之獨孤君丞九隴推誠愛物故民不歌其宰而
頌議獨歸於丞員半千尉武陟發廩賑饑其惠

獨歸於一尉而守令皆愧服予觀測之青田邑
幕楊君植宗於古人爲益信君吾莆名族胄少
負治才既爲幕青田恒曰一命之士苟存心利
物於人必有所濟吾今得贊畫邑政以子百里
之民亦可以行吾所存矣以公宅心以廉守已
以勤蒞事民之強者抑之弱者植之困者蘓之
流者復之不朞年百里之內翕然順化藩臬聞
其賢遇膠轕事輒委之事隨理而民且不擾於
是藩臬大臣益加愛重恒遣攝邑篆比悍寇弄

兵潢池嘗承委分撫其民也皆安堵寇亦無敢
闖其境者用薦陞其邑主簿邇巡撫侍郎孫公
以青田地廣民稠增置景寧縣以分理之深知
君得子民之道乃疏其治行薦爲景寧令

上從所言邑人林存暨在京者相率求言以慶
予惟君以一幕職處令丞簿之下得乎民之心
悅誠服果何道而致然歟亦惟心於愛民而已
君今所治者邑則新也官則舊也邑雖新其民
惟舊官雖舊其政惟新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居尚用是道以新其政以惠
其民則民悅之服之敬之愛之不但如今日而
已耳殆見立生祠樹棠碑皆於是焉在居其巖
諸以毋負大臣薦賢之公以毋負朝廷用賢之
意則予所言者不爲虛美云

送陳知事之宣府序

朝廷用吏部言成均之士蔭踰強仕積學久者
皆以願仕遠方起之慮其淹也吾莆陳君恒鼎
拜萬全之宣府右衛知事衆惜其才之屈咸曰

夫士之用世隨其才之高下而崇卑其秩焉譬
猶賈之售貨因其物之重輕而低昂其價焉滿
其價則喜否則怫焉而怒此恒情也恒肅刻志
勵行積學有成不汲汲於進取蓋不肯安於小
成者也以之牧一郡宰一邑得專其事必能措
其所學以澤於民以善其政今以之佐衛幕豈
不淹鸞鳳於枳棘局驥足於羊腸乎且宣府邊
境要害之地也衛幕尤難爲之官也凡兵數之
從耗饋餉之轉輸案牘之出入皆繫於幕職幕